

- 一、护国讨袁屏山之战见闻 ----- 宋开鑫 (1)
- 二、《辛亥革命同志会在屏山两度暴动纪略》中的另一说 -----
----- 王子洁口述 黄佩绅笔记 (2)
- 三、昙花一现之“彝族剿赤义勇队指挥部” ----- 黄佩绅 (3)
- 四、屏山大派防捐修碉堡纪略 ----- 郑世钦 (4)
- 五、屏沐县治合分始末 ----- 李国荣 张怀清编写 (4)
- 六、屏山县社团活动二则 ----- 李国荣 整理 (3)
- (一)“救济院”简介 (历史档案资料)
- (二)“锦屏游艺社”始末 (历史档案资料)
- 七、屏山“夏光学会”概况 ----- 宋开庸 整理 (8)
- 张泽霖 黄汝春 郑世钦供稿
- 八、国话解放前的屏山邮政 ----- 陈善斌 (10)
- 九、甲子年屏山水灾记 ----- 宋开鑫 (14)
- 十、屏山特大暴雨灾害记 ----- 李国荣 宋开庸摘录 (14)
- (历史档案资料)
- 十一、民国二十五年(乙亥)目击记 ----- 张怀清 (16)
- 十二、屏山风俗之一：各种神庙会 ----- 刘义供稿 张怀清整理 (18)
- 十三、忆故乡马湖诸景(七律五首) ----- 张泽霖 (20)
- 十四、屏山杂志
- 一、屏山县长甘明蜀借事斂财一则 ----- 陈楚翻口述 张怀清笔记 (23)
- 二、囤积居奇闹粮荒 造成抢米风潮 ----- 余启彬 (24)
- 三、大烟贩闹矛盾 发生火并 ----- 余启彬 (24)

- 四泥溪司“土司衙门”记略 ----- 梁雨霖 (25)
- 五县人张雪梅女士抗婚小史 ----- 聂华西、张怀清编写 (25)
- 六从“石筏子”说到三丰亭 ----- 陈善斌 (32)
- 屏山县文物保护单位之一
- 七“醒炮”——“午炮”——“定更炮”——“标准钟”和“打更匠”
----- 陈善斌 (28)
- 八制造枪炮的“兵工厂” ----- 陈善斌 (29)
- 九余伟堂家的“怪火”见闻 ----- 宋开新(女) (30)

护国讨袁屏山之战见闻

宋开森

袁世凯在宣布洪宪帝制前夕，已将各省私军和部队调配就绪。他任心腹陈宦为四川将军，并调北洋军入川，都是为了好控制和镇压西南，实现他的帝制。

1915年袁氏称帝于北京，举国舆论譁然，反对帝制，拥护共和。是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锷（松坡）在云南宣布独立，自称护国讨袁军总司令，督师讨伐袁世凯，分三路进攻四川；其中一路由赵又新率部出纳溪与曹錕、张敬尧所率北洋军激战于泸纳一线；另一路由刘云峰（梯团长）率队直取叙府，击溃了伍祥祺守叙府的北洋军；同时派了一支队以陈昌明（即陈管带）为先驱攻取屏山，与朱登伍部队酣战于城北崎岖山地，从拂晓激战至午后，朱登伍军因死伤惨重，仓皇败退，致使守城的唐哨官及其警卫班被俘。翌日将唐哨官和班长等三人枪决于外西泥溪湾。这次战斗两军伤亡甚大。

朱登伍因官兵死伤甚多，气愤不已，向上告急。十数日后川军乃蔡廷干率杜营长一同反攻屏山，滇军（护国军）早已探悉川军情况，安全转移阵地到屏山对岸大沙坝，并将沿江（金沙江）木船全部封渡在南岸。未几，川军至屏山，只能隔江射击和用山炮（一般称开花炮）击毁对岸大沙坝周姓院子（双朝门）。战斗至天晚，两岸枪声始绝。这次战斗，川军动员一个团以上的兵力来收复屏山，滇军采取消耗战，凭江固守，没有短兵相接，故双方伤亡微小。

说明：自1915年袁世凯称帝，护国军兴起到1916年袁氏死，护国战争结束止为“护国战争”（护国之役）。但是护国战争结束后，我身仍常目睹川滇兵戎相见，民不堪扰。这些战争是罗佩金。

戴超与刘存厚争权夺地爆发的川滇战争。最后黔军败，戴超自戕；滇军败，罗佩金率军退川南为止为“川滇战争”。1917年到1933年四川频繁内战争夺地盘，为“四川军阀内战”。这样区分是否恰当，希阅者指正。



《辛亥革命同志会在屏山两度暴动纪略》

中的另一款

1911年9月，舒新城、师焕章、师焕文、覃筱椿等同志率“同志军”进驻屏山，屏山城区居民未受骚扰。逃难民众，反在乡间遭盗匪抢劫，我家便是如此。后云南滇军×进攻屏山，屏山复陷。清政府仍令金仲辉回任屏山知县。金在贵州，有才子之称，工谋略，随带有清巡防军马管带一营和马宗桥哨官一连之众。随从众多威风八面，时在南门外杀人，镇压暴动。清军旋又撤回云南（云南先期独立）。适胡景翼率残部进围屏山成功，屏山再告“独立”，覃筱椿率部来归，舒势力不大，金仲辉不会与之谈判，何况为首之胡景翼未出面耶？（叙府便由赵士绅与胡同意，叙府便宣布“独立”。）纯属无稽之谈！

编者按：关于《辛亥革命同志会在屏山两度暴动纪略》一文，见本报第一卷第三页。

王子吉口述

黄佩绅笔记

曇花一現之“彝族‘剿赤’义勇队指挥部”

1934年10月，红军举行二万五千里长征，通过了广西、湖南、贵州，强渡乌江，有直趋四川之势。四川军阀刘湘着慌了，一面调兵固守长江北岸，一面亲飞南京求援。条件是允许中央派“参谋团”入川，策划军事；川中各军，师设政训处，由中央派政工人员，唯中央军不得入境，以免蒋军乘虚而入，占踞四川。

1935年春，参谋团在重庆成立，主任贺国光。有赵明安者，在马边县境与彝胞厮混甚熟，历有年所，灵机一动，认为此乃千载一时之机，于是亲自跑到重庆活动，结识了一批新闻界人士，代为出谋划策。但赵为一不学无术之人，上不得阵场，一开腔便要露马脚，不得不退居其次，而由新闻界人士陈豪（字凤梧，温文尔雅）出打头阵，我吹一番。其时贺国光正打算成立“彝族‘剿赤’义勇队”，于红军通过彝族地区时，出而拦截阻挠。因此一拍即合，破例发表陈豪为“军事委员会委員長行营曹马屏彝族‘剿赤’义勇队指挥部指挥官”，赵副之。参谋团政训处派我和廖旭松（黄埔五期学生，马边拓边垦殖负责人，与彝族有相当关系）为政治指导员。

六月一日，指挥部人员由重庆出发，四天到宜宾，休息一天，二天到屏山，休息三天，一天到平夷，一天到中都，一天到马边，在公署驻扎下来，已六月十三了。但红军早已通过大渡河，于六月十六日，一、四两军团在懋功胜利会师。指挥部到马边后，虽犒赏彝胞一些酒肉，作了一些活动，无济于事。月底，重庆参谋团来电，略谓：“红军业已通过，限月内撤销。”于是经清水溪、乐山，回到成都就垮了。

（指挥部与县刊共义勇队不发生关系亦未联系）

黄佩绅

屏山大派防款修碉堡紀略

郑世钦

乙亥（一九三五年）一月（甲戌冬之腊月），正是红军长征期间。蒋介石令刘湘沿江设防，大修碉堡。刘派郭勋祺师团守黔北土城，复调杨森率部沿江而上，至屏阻之。当二十军杨森至屏，县令甘明蜀命令在沿江测地修碉，并大派其防款。屏山至雷波，沿岸二百八十余里，计筑碉二十有四。其中尤以福延场上为多，共有碉七。为该区团总何耀三率二创建。吾屏之郊外，三根树有，无量洞有，泥溪司亦有。系区团总陈锡鑫督工所筑。既令乡民出力出钱，钱入于为政者之手，民乃白耗其力。时吾家居于屏城官水井，一甲长段敬光勒派出防款洋四元五角（每元易铜元二十二吊），爰每来吾家收款，恒大声呼叱，稍不乐意，则以去见其上官相威胁。但其族人中有权势者均不推派，一般居民则无一幸免。平均全县一人派防款一元，总计不下十万元之多！其为政者则层层中饱，而尤以各乡为最，多由乡吏任意摊派，故农家受祸尤烈。若富荣之中地，团正郑星阶，遣丁勒索，农民被逼而走险，与之为敌，导致匪首周永浩，乘机率众围攻乡公所，郑星阶因而惊骇致死。

杨森之来，不仅大肆修碉，更广派役修筑工事（即战壕）于金江之南北两岸，不可胜计。而云南绥江沿岸，如会叙，石龙殿，大小坝，新滩溪，石溪等地，也各筑有碉堡。

屏山 沐泉 治合 分始末 李国荣、张怀清编写

屏山县在元为马湖路，明洪武初改为马湖府，辖地未善，多河

县治回复沐川外，实无另一途径”为辞。向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司令部军长刘湘呈诉。司令部即令屏山知事杨特树和永宁道尹派委员何觉民协同解决。双方各据理由，争执不休。到民国三十年九月一日（一九四一年）四川省政府令沐川置“设治局”，辖一镇，乡十七。其时三四区长陈德光、全文炳具文请县。省政府在沐川设县治。至民国三十二年（一九四三年四月一日），省政府批复：“屏山、沐川分设县治，沐川按五等县办理。”于是历时二十二年，耗费不少民脂民膏的屏、沐合分县治问题，才宣告结束。

（根据档案史料《王氏家谱整理》，“联文”是黄佩绅提供）



屏山县社团活动二则

李国荣

（一）救济院简介

民国廿二年（1933年）奉二十一军（四川刘湘部队）军部令“就原有浮屠会、孤贫院、冯、陈义渡等各地地方公款集中改组成立屏山救济院”。分设施医所、济贫所、小本借贷处等，以施药、掩埋、修屋、济贫、义渡、微息借款为宗旨。院长蔡亮卿（烈昌），副院长龙翔（禹三）、王官修（东翰），虽系义务职，惟其办理救济事宜颇具热忱，一时社会观感尚佳。

该院年支经费计八六四元，内中行政经费二一六元，系在财委会代管公产收入下拨用。平常除救济少量灾害事故及孤贫病弱等外，在农历年终，向一些富户商家募捐，于西仓坝（今人民广场）对城乡孤

貧病弱者施发少量粮钱。另据老年人说，在凤关巷还存放有一些简易棺木（俗称匣子）及纸篋以发给无力安葬者和掩埋河中浮屍之用。

民国三十四年（1945年）以后，该院改组易人，除设正副院长外，还设有干事数人，由县财政划拨经费。该院工作人员，每月只是照领工资，不管院事。在国民党崩溃前夕，也有借救济之名，从中牟取私利之情况，因此社会舆论，由赞扬而变为谴责。如当时有一对联在社会上流传，其联云：

救济院，救济院长，

伊委会，优待委员。

（根据档案史料和宋开庶、徐宗柱供称）

（二）屏山县“锦屏游艺社”始末

屏山县锦屏游艺社经屏山县政府和二十一军教导师三团一营营部批准，于民国二十三年一月一日正式成立。社址设在书院（今屏中西部），宗旨：研究学术，促进文化，提倡正当娱乐及体育活动。该社设正副社长，下分音乐、体育、戏剧、学术四股，各股设股长一人，干事三人。社另有文书、会计、事务各一人。共有会员62人（男57人，女5人）。社长郭载光，副社长郭永材。戏剧股张泽棠，学术股聂润苍，音乐股聂一帆，体育股张之乾。其学术股每月讨论一次教科、教学方面之基础。戏剧股还分有京剧、川剧、新剧（话剧）等。并曾开设“音、剧讲习班”。此外还举办有“平民代笔问字处”。社员和学生中还组织了球队（篮球、网球、乒乓球等）。该社活动时间不长，但对活跃屏山文化生活，曾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

又据云：该社系当时驻军营长龚熙（伯渊）提倡成立的。龚时仅三十余岁，年轻好动，常与青年学生往来。系川军长潘文华所部。驻屏山时曾治匪有方，为县民传颂。离屏时，县民曾在东关外狮子桥立

有一石牌，上刻“盗息民安”四字，以为纪念。（根据廿三年度档案史料）



屏山“夏光学会”概况

张泽霖、黄汝晋、郑世钦供稿，宋开庸整理

屏山“夏光学会”的全称是“屏山旅外同学夏光学会”，成立于一九四三年，以“互相联络感情，砥砺学行，交流学术知识，发展家乡文化”为宗旨。这个学会是在它的前身——“夏光球队”的基础上发展改组而成立的。

抗日战争前夕，屏山外出读书的同学（当时屏山未办中学），大家都认真读书，其中不少人还爱好体育活动，特别是篮球运动，球艺亦较精良。一九三六年暑假，经夏宜謀同学提议组织一支球队，得到大家赞同，议论定名为“夏光球队”，即“华夏之光”、“为国争光”之意。它是“夏光学会”的前身。此后“夏光球队”便经常在宜宾各校球场，假期中也在屏山县、区两小学球场上频频出现。除平时练习球艺并作一些友谊比赛外，还参加过宜宾市区的“七星杯篮球赛”和“六区运动会”。

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人民致愤同仇，抗日热情高涨。这群年轻学生在形势的推动下，由单纯的球类运动输入抗日宣传活动，于是球队增添了一些政治色彩。一九三八年寒假，由省宜中高八班二十八个同学为核心组成了“抗日宣传队”。沿江西上，在中途场开展抗日

宣传活动：出墙报，写标语，街头演出。到屏山后，还举行了三天的**大型演出**，如演出田汉同志编写的《卢沟桥》和诸如《放下你的鞭子》、《刀伤药》、《天字第一号》和《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等剧目。还自编自演**金钱板**、竹琴、莲花落、荷叶、年宵、抗战故事评书、通俗小调等。赶场天在茶馆、酒店、街头表演宣传。记得其中的歌词有“我们都是没饭吃的穷朋友，饥饿道上一块儿走。天灾使我们成一家，人祸逼我们牵紧手”等词句。不但教育了同学们自己，对动员全民抗战，一致对外，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把体育活动、抗日宣传和**文艺**紧密结合为一体。当时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眼见国土相继沦陷，百姓颠沛流亡，哀鸿遍野，这批青年学生和全国人民都忧心忡忡，痛心已极！

形势在发展，球队也在演变，它的活动范围和内容已超出了球队这个小圈子。原来的中学生大都已进入大专院校，为了以后继续交流学习心得，进行学术研究，更希望能为边陲落后的家乡——屏山的文化交流和建设方面，贡献一臂之力。这种共同的心愿成了“夏光学会”孕育诞生的思想基础。

黄汝庚同学是一位有学识、有见地，又有组织才能的人，在他的倡导下，获得大家一致赞同。一九四二年开始议论，一九四三年拟订了组织章程，确定了宗旨，并报经国民党屏山县党部批准，正式成立“夏光学会”。推选黄汝庚为理事长，宋文命为监事长，张泽霖、聂直谋、郭守丰、牟本乾分任学术、宣传、交际和总务组长，同时还确定了在宜宾、成都、重庆、乐山、遵义等地的旅外联系人。

学会成立后的两年内，各地通讯联系正常，学术组还向各地发出专题征稿，准备出学术性会刊。到一九四五年春季，共发行了两期油印刊物，内容包括历史、地理、农艺、经济、教育、心理、哲学、文

艺等方面。在此要着重提及当时在重庆民生轮船公司的襄理蔡命先和夫人齐国媛两位同乡，对学会给予精神和物质方面的热情支持，至今令人难忘。

事物的发展，有时也发生一些令人遗憾甚至使人气愤的情况：这批当时纯洁向上、爱国爱乡的青年，他们的所作所为，本来无可非议，但却遭到少数地方旧势力的非难和攻击，如“学会宗旨不合”呀，“有异党分子”呀，甚至下流地诬蔑为“赌吃会”、“恋爱会”呀，如此等等，企图置之死地而后快。一九四七年国民党大逮捕时，少数学会成员竟成了逮捕对象。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推行全面反共政策，大打内战，对内加紧镇压，使学会很快由低沉而销声匿迹。当然很多成员毕业后分散各地，由于工作或其它原因，互相失去联系，因而未能继续展开活动。



闲话解放前的屏山邮政

陈善斌

在本世纪三十年代就常听人说，中国只有邮政办的差强人意。这种说法自然有一些道理。

“中华邮政”初创于清光绪年间。那时清朝官吏腐败无能，清政府聘用了不少“洋”人，协办邮务，同时引进了一套管理方法。邮政事业，才得以稍具规模。

从担任邮务员工，自高级邮务员、初级邮务员、邮务佐到信差（投递员）都必须经过严格考试——笔试和口试——后择优录用。只有“邮差”（邮递员）和听差（杂工）不经考试。凡被录用的员工，必须取得两家以上殷实商号作为保证人，保证书上填写一定数字的担保金额，以防被保人贪污、亏空或携款潜逃后作为向保证人诉追赔偿的法律根据。

屏山最初成立邮政代办所据说是在清光绪三十年（一九〇五），由代办所改为三等乙级邮局是民国十一年（一九二二），民国三十一年（一九四二）又升为三等甲级邮局。——那时邮局分为一、二、三等，每等又分为甲、乙级。

笔者从一九三六年十月起考入邮局，到一九四四年底离职为止，前后在屏山邮局工作了八年。现在将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筒略介绍如下：

四川因幅员辽阔，当时全省分为两个邮区——东川邮区和西川邮区。屏山属于西川邮区。西川邮政管理局局长是法国人，名字叫克法理格。他每月薪金收入500元（同级中国人是480元）。在当时来说，这个数字是相当惊人的。（我初进邮局，每月工资20元，以后按年增加2至5元与他们比，真是相去天壤！）

过去在其它政府机关担任公职大多是“一朝天子一朝臣”，工作不能得到保障。但邮务人员绝对没有这种情况。这说明它的人事制度是比较健全的。同时还最先实行了退休养老制。

在屏山境内，过去只有四条邮政线路，所有邮件，全部靠人力运输。

1. 屏宜线：途经屏山——福炬溪——楼东——安边——柏树溪——宜宾。

屏宜线全长210华里，用“邮差”四名，每天一班，限两天

到达总站—每盒重量45市斤，超过45市斤，临时加雇一人。

过后来这条邮路改为昼夜班，邮件一天便到总站。宜宾线客轮正式通航后，有船每天交船运（客船是两天一班），无船仍由人运。

2.屏山线：途经屏山——新滩——绥江——中村——樟木坪——~~……~~——津滩坝——井底坝——雷波。

屏山线全长420华里，隔日一班，八天往返，用“邮差”四人。

3.屏沐线：途经屏山——观音堂——龙华寺——~~……~~——干剑口——底堡场——大南西——沐川。

屏沐线全长280华里，往返五天一班，用“邮差”一人。

4.绥黄线：途经绥江——乘森场——黄琅。

绥黄线全长170华里，“邮差”一人，往返四天一班。

至于黄琅到雷波一段，因要经过彝区，常有土匪，所以没有开辟邮路。

旧邮局的日常业务，同今天没有多大差别，只是不发行报刊杂志。一般读者订阅报刊，是直接汇款向出版处预订，邮局也可以代订。过去还有“邮政储金”这项业务，是现今邮局所没有的，其性质相当于今天的储蓄所，但是旧社会盛行高利贷，邮政储金利率极低，有钱人都不愿到邮局存钱，因此储户只有极少数。

解放前四川没有铁路，公路也少得可怜，如屏山发成都的邮件，要由宜宾用人力运至内江后才有汽车运输，因此，寄往成都或成都寄往成都信件报纸等，最快也得六、七天才能收到，至于沿海城市如杭州、上海等地，起码要一个月以上，即使交“航空”，也要十、八天（在重庆起航），所以当年看上海出版的报纸，有读历史之感，如要寄包裹，不用说就更慢了！

在旧社会，土匪如毛，行人裹足，但一般都少有抢“邮差”。虽

然如此。在我知道的年岁中。仍然被土匪抢劫过两次。匪徒们把邮袋拆开之后。看见里面全是信件和报纸。就扬长而去。凡被土匪抢劫后的邮件。每件都由邮局盖上刻有“劫余洒回”四字木戳。然后分送给收件人。

最后。谈谈邮局的“副业”。

旧邮局门额上除有一块横匾。刻“屏山邮局”四字外。另外还有三块吊牌：“代收电报处”；“印花税票分售处”；“代理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收换破损钞票处”。现在简略说明如下：

1. 代收电报

当时屏山没有电报局。任何单位或个人。如要拍发电报。先到邮局索取申报纸。依式填上电文。交邮局转送到宜宾申报局拍发。每个字收费三分。姓名地址减半。

外地来申。则由宜宾申报局将电文译出。邮送屏山。投交收报人。不另收邮费。谓之“邮转申报”。

凡是从屏山发外地电报或者外地来申。最快也要三天才能收到。

2. “印花税票”

《印花税法》是旧政府公布的一种法律。规定：凡是私人契约、帐簿、借据、发票、合同、保证书以至结婚证书等。一律要按章购贴“印花税票”。否则不发生法律效力。课征范围较广。《印花税法》上有详细规定。贴上“印花”是完了税的表现方式。税票的全称是“国民政府印花税票”。其样式大小。同邮票差不多。票面分一分、二分、一角、二角不等。由邮局代售。

3. 收换破损钞票

当年所谓“四行”——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国农

四行”的钞票，大量在市上流通，但破旧不堪的，人们拒绝使用。当时屏山没有“四行”的分支机构，于是便委托邮局收换破钞。规定：凡完好部分在四分之三以上，全值收换；二分之一以上，半值收换；不足二分之一，不换。

邮局把收换来的破钞，分期解交成都“西川邮政管理局”持向“四行”结算。

以上便是当年邮局除本身业务以外附带另搞的三种“副业”，而且纯属义务，不付报酬。

解放后，人民政府大力发展邮电事业。现在铁路、公路、航空线路四通八达。过去那种肩挑背磨的邮运办法，已经成为历史陈迹。而且电报、电话，通向全国以至全世界。昨天在成都出版的报纸，今天便可以看到。还有在成都印刷的北京传真报纸，同样在次日便送到了读者手中。同当年那种缓慢、落后状态相比，真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写于屏山东正街

甲子年屏山水灾记

宋开鑫

每年夏秋之间，金沙江水都要涨，退两三次。与此同时，还有不定年的特大洪灾到临。

甲子年（公元一九二四年）秋初，金沙江水位已经上升到常年洪

水位了。到农历七月十七日至十九日三天内水位突然上升十几米。屏山县城一带，顿成水乡泽国。城内除东街、大什字、灯杆坝（今文化馆门口）等处较高地段以外，其余街市房屋，全部被洪水淹没。东街淹至当铺门口（今县人民医院大门东侧的停车房门口）大什字南面。淹过姚姓商店坎（今大什字酱油铺门坎）。西面淹至现在邮电局西侧屋脚。船只都停泊在城内作救生抢险之用。灾民多寄居在学校和庙宇内。

在十八、十九两天，金沙江成了汪洋大海，被洪水淹毁的房屋，络绎不绝地从上游冲泻下来。人畜为鱼鳖的也甚多。到二十日水位大降，二十一日洪患已解除。但是泥沙为淤，幸存房屋已破烂不堪住居。雇工修葺，等于重建家园。

这次特大洪灾，时间虽短，可是灾情的惨重是历代所罕见少闻。故记之以示不忘。



屏山特大暴雨灾容记

李国荣 宋开庸摘录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农历五月十三黄昏和六月二十九日夜晚，屏山全县两度突降特大暴雨，山洪汹涌，沟会洋溢，岩崩地陷，冲毁田舍，损失惨重。邻县区也有不同程度灾情。根据当时有关记载，摘录数事如下：

（一）第七区青龙乡于五月十五日黄昏时，雷电交作，大雨倾盆。将近半夜，平地水深数尺，沿小溪之农家，房屋被冲毁，牲畜被淹死，禾稼损失在五百石以上，熟地尽成坯地。次日不举火者数百家。……